

當湖文繫初編



當湖文繫卷十八目錄

卷第十八 疏

覆御史陳登雲條陳計典疏

明 陸光祖

覆御史陳登雲題清言路慎始進疏

陸光祖

覆吏科鍾羽正條陳禁餽遺宴會等疏

陸光祖

題大計薦舉公廉寡慾能甘清苦官員疏

陸光祖

乞休疏

陸光祖

禦倭五事疏畧

明 屠仲律

乞稽祖制疏

明 馬應圖

論三王並封疏

明 陳泰來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目錄

請釋猜疑疏

明 過庭訓

應詔陳言疏

明 陸澄原

白糧官運疏畧

明 陸清原

特請環召舊臣疏

陸清原

特薦學道郭憲副疏

陸清原

覆御史陳登雲題清言路慎始進疏

陸清原

覆御史陳登雲題清言路慎始進疏

陸清原

覆御史陳登雲題清言路慎始進疏

陸清原

當湖文繫卷十八目錄

當湖文繫卷十八目錄



臣等看得河南道監察御史陳登雲條陳責成當嚴拘擥當破
及欲撫按嚴察應朝官有無科斂饋遺各一節爲照三年入計
黜幽大典臣等非不矢竭心力以求至當但四方遠邇勢難周
知不得不憑撫按而撫按去有司稍遠勢不得不憑道府道府
果能精心鑑別未有不得其真者然平時漫不經心屆期潦草
塞責又或喜趨承尙才敏而不察其及民實政甚者徇於愛憎
染於利欲則遠之甚矣又進士出身及有勢力輿援置之不問
而惟加察于一二熒獨故監司臧否往往于閭閻好惡大相予
盾近齋捧各官臣等詳爲諮詢卽所開陳率多類此今五花文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冊已將到部申飭無及本部前催取文冊疏內亦云冊報之後
訪有異同不妨陸續揭報部院布按二司及知府入京亦許從
公再報如其間仍有遺漏者部院特爲議處被論及原開劣考
有虧枉者部院亟爲昭雪事竣之日仍擇其悖謬之尤參奏究
治至于考察拾遺拘泥舊額又彼此迴護舊曹互求報稱此則
部院科道諸臣所當矢心爲國而痛洗陋規者也事不必多文
不必麗猥鄙之語隱晦之詞均不當以敷奏于至尊此則科道
拾遺諸臣所當敦崇雅道而力汰浮詞者也官至布政使若不
堪寄崇鉅委應自決去留而本部斟酌才品或加秩或原官致
仕此則當因考察而併加之意者也惟饋遺之禁屢經申飭臣

等且愧言之蓋愧其言愈詳而人心愈玩耳夫京官受餽遺而欲外官無餽則令必不行尊官要地受餽遺而欲閒曹小吏無受則令必不行倡言禁約先自違禁而欲眾人奉法則令必不行至於當事之臣方執筆以雌黃人而人得交際則持議之時何以秉公而抗論耶本部曾有條議而欲先事謝交者以此今臣亦不敢以不肖之心逆天下賢者度今次必無甘心犯禁之人惟在外指稱科斂勢所必至亦應如御史言應朝官如有啟行科派者撫按專造簡要文冊開具姓名限二月內到部部院吏科覆覈參究其先年都給事中陳與郊受餽于先題請于後久于士論合候到部之日議處以爲謾言之戒總之朝廷有必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二

行之法臣下無玩視之言則法紀以肅而世道一清矣

覆御史陳登雲題清言路愼始進疏

明 陸光祖

臣等看得河南道監察御史陳登雲題稱考選科道當愼始進
爲言路增重及稱臺諫職掌當明科道陞遷當議各一節爲照
臺諫之選必得端方直亮有識之士然後可以維持國是而人
無異議言官爲邪何以觸人之邪始進用佞何以責其不佞所
據御史陳登雲疊疊干言微辭隱旨託意規諷大都有感于匪
人之敗類而重有憾于始進之不謹無非欲爲言路得人計也
臣等以爲臺諫爲第一等官便當爲天下擇第一等人爲之詳
其考薦之優劣兼以採訪之異同端方可錄不必諧俗柔佞可
黜無徇衆悅卽其行取之資序地方之遠近資格之甲乙臣等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不敢有一毫成心雖有營私賄屬者將焉用之至于考試奏牘
實數陳急務况卽其議論之發舒又可以卜其心術之邪正何
可易也及考選當加詳愼俱應如登雲言其議職掌一節無非
欲交儆以求無忝于位而已至于科道遷轉除不堪言路者不
時外補無容置議外其御史內陞數年之後官階品秩亦有先
於科臣者未嘗有軒輊於其間也獨所謂不知而誤用者朝而
科道夕而外補卽得僉憲以紀綱之司爲劣處之官臣等有慨
于中久矣自今選擇之後果有不堪實授及例當外補者容臣
等查其才品酌量別用不必定以僉臬庶不才者無所僥倖而
臺諫愈重矣伏乞聖裁

不覆吏科鍾羽正條陳禁餽遺宴會等疏

明陸光祖

臣等看得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條陳禁餽遺宴會各一節爲
照交際之儀自古不廢然卿大夫士之相見贄用羔鴈脯脩未
嘗以貨賄爲禮也成宏之間猶有古意逮近世沿習敝俗不知
其非至假交際之儀以相結納甚者託饋遺之名以充囊橐矣
夫坊以止水猶或踰之涓滴不止必爲江河臣等反覆思維不
得不嚴末流之禁也除閣部大臣謝客杜交已經奉有明旨及
朝覲官餽遺屢經題議一槩嚴禁外其尚有可議者如撫按之
于里居賢士大夫式廬存問量用果肴以存古禮凡見列朝紳
而以勢交者必行禁革自閣部大臣而下重曹要地執是非黜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四

陟之柄易涉于苞苴者尤當嚴禁撫按之于司道司道之于守
令上下相臨乃相與宴會獻酬撫按自相宴會金幣文綺費至
二三十金各邊督撫與司道將官互相饋贈如近日閣臣所睹
聽者皆非禮法通嚴禁之若門生故吏遣人存問撫按薦舉之
後稱謝薦者俱行禁止至於樹坊一節尤傷財勞民苟其人行
業足垂不朽何假於坊若其可議坊適足以旌其過耳自今以
往亦行停禁臣聞之大臣法則小臣廉內而閣部大臣外而撫
按司道皆能以廉節表率於上烏有不能禁郡邑吏之不廉者
哉然又竊以爲餽遺之禁皆其迹也乃士風民俗有日漸月靡
而不自知者如臣等始第時進士之費甚簡近年自釋褐以至

謁選已稱貸百餘金此安從取償是不可不謹其初也三十年以前京官費亦甚簡近年奢靡僭踰之習什倍往昔此安從取辦是不可不澄其源也臣等既力杜私交嚴絕賄遺之路又必有所轉移勸導而使百僚爭洗濯其志意砥礪于名節以漸還古始使皆尚簡素而薄侈靡夫士之志意崇禮義則臨財之際自能無苟殘廉恥則餽遺雖禁而辭受取與或有踰於不見不聞之地其于士習民生固無裨也臣等因科臣之議而輒畢其愚伏惟聖明裁定臣等開具條約通行撫按衙門遵奉施行等因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五

謁選已稱貸百餘金此安從取償是不可不謹其初也三十年以前京官費亦甚簡近年奢靡僭踰之習什倍往昔此安從取辦是不可不澄其源也臣等既力杜私交嚴絕賄遺之路又必有所轉移勸導而使百僚爭洗濯其志意砥礪于名節以漸還古始使皆尚簡素而薄侈靡夫士之志意崇禮義則臨財之際自能無苟蔑廉恥則餽遺雖禁而辭受取與或有踰於不見不聞之地其于士習民生固無裨也臣等因科臣之議而輒畢其愚伏惟聖明裁定臣等開具條約通行撫按衙門遵奉施行等因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五

題大計薦舉公廉寡慾能甘清苦官員疏明陸光祖

吏部等衙門臣陸光祖等題爲計吏屆期敬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大典事先該臣等題前事內一欸欲舉清苦異常飲冰茹蘗及闇修實履公廉寡慾之臣等因奉有欽依著實舉行竊惟士之用世貴有肩鉅馳悠之才超世離俗之識理繁應變之智持正守忠之節若廉特其一端耳何足以盡士然論士者當求其全救時者必先其要今吏治之貪婪極矣小有才則小貪大有才則大貪彼其才足以濟之往往躡取顯榮而蒐瑣庸鄙之流亦復轉相效尤或僥倖不敗或不幸而敗亦所甘心卽如臣等延訪累時欲求清苦異常如海瑞其人以應明旨而卒不可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六

多得則末俗之漸靡亦可見於此矣今除方面已陞京堂有司已陞科道部屬旣已顯庸不當再舉及初任推官知縣品格未定不敢輕舉外其見在考察數內訪得僉事許孚遠等九員清畏人知貞不絕俗其辭受取予斷然不苟雖擇義而趨如數臣或尙有人然此數臣者其才品學識皆有以過人舉之不獨以其廉也副使范世美等十二員卽謂飲冰茹蘗亦庶幾近之其間才守兩合固亦有人亦有清苦特甚而才識不足者有清苦特甚而刑罰失中者臣等特以其清舉之將必有求多者然臣等思維世以能趨時善通變爲才則以不能趨時不善通變爲少于才耳要其臨民治事或不甚相遠也且優于守者或齎于

才豈眞全才之難亦顧上之所鼓舞變化何如耳夫才而貪者上之人第見其才不見其貪則亦旣顯用之矣才稍平而廉者上之人第少其才不問其清則亦旣斥謫之矣彼中才之士見夫貪者之身名俱利清者之身名俱敗彼亦何樂而爲廉不爲貪耶故才者皆趨而爲貪今臣等于機權智巧之士苟品格未優雖素稱瑰材必少示裁抑以示曲全于悃愾眞誠之士但操履粹自雖材力差次必特爲甄舉以待器使庶天下皆知上意所嚮才者皆趨而爲清臣等妄意此一舉也人心或可奮勵吏治或可轉移將來大計其可應舉者必多此臣所以盡職業而忠于陛下之本心也但四海至廣耳目難周臣所未知聽撫按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七

科道諮訪薦揚亦有臣所已知守官儘潔不能盡舉聽臣等優擬陞擢若夫人至難知卽所已舉或有舛謬臣無所逃罪伏惟聖明裁擇或將見在應朝各官特賜宴賞或下臣等紀錄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謹開坐請旨

計開

一 公廉寡慾官九員

原任應天府府丞今除補廣東按察司僉事許孚遠

湖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劉東星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應麒

原任福建提學副使今升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耿定

力

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姜士昌

河南汝甯府知府邱度

直隸甯國府知府蕭良譽

山東濟南府知府崔應麒

原任浙江處州府推官今復除福建泉州府推官顧憲

成

一能甘清苦官十二員

山東按察司副使范世美

河南按察司副使王貽德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八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徐大任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鍾昌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稽古

浙江紹興府同知張佐治

陝西西安府同知高拱辰

原任揚州府通判今升陝西華州知州閻汝坤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知縣馮渠

河南南陽府儒學教授今升國子監助教諸壽賢

原任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判官今致仕王紹先

原任山西平陽府芮城縣知縣今升鄭府審理正張鯉

吏部尚書臣陸光祖謹奏爲懇乞天恩早賜骸骨以謝人言兼乞宸斷嚴查虛實以定國是以肅治體事臣荷聖恩叨改吏部尙書拜命數日卽御史李以唐王之棟交章論臣今聞御史陳登雲復上疏矣合力攻臣不勝不止臣惶懼之餘繼以慨嘆除席藁待罪外竊念臣本無片長惟平生深自檢飭不敢有一毫愧心之事而御史論列皆取中人之所必不爲者而誣曠之良心難昧鬼神難欺聖上已洞察其情臣奚容贅至如御史陳登雲臣素聞其賢獨不取其修舊怨而詆楊巍等曾言之朝房亦欲其聞而省過耳人謂登雲頗生疑懼故有是舉臣雖未敢深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九

信然吏部有黜陟進退之責而南北臺諫之官多至百數苟疑其不利於己輒爲先發制人之謀則秉政大臣皆將畏首畏尾自救之不暇孰肯爲陛下盡忠而任怨乎此臣不能不爲世道慨也顧臣德薄望輕謬膺重任况精神委實衰耄才識委實庸劣是以一月之間論者三至若復覩焉在位不惟有虧臣節抑恐大傷國體伏望聖慈早賜罷斥俾臣釋此重負息其謗誹更祈宸斷特勅都察院將各御史劾奏事情就差李以唐陳登雲等嚴行查勘果有一事得實并查臣自登仕版居鄉居官但有毫髮卑汚玷辱名節如彈章所云亟將臣肆諸市朝爲大臣不法不廉之戒如此則公道昭徹國是不淆正人有所恃而小人

有所憚紀綱肅而治道昌矣臣無任悚惶激切待命之至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



清江蘇州府知府...

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倭人十一流
人十三甯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其實多編戶之齊
民也臣聞海土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
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民各造巨舟人謂
明春倭必大至臣初未信旣乃果然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守
弭盜之本當邊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甯紹次之其
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奸民三法者立
而亂源塞矣卽使舊賊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
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一

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
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所由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
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
近盤石而遁温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甯海關入湖
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甯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甞
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硤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
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寇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
潛形於馬蹟山或遁跡於六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
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
則不得犯温台塞甯海關絕湖頭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

紹扼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揚威馬蹟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皆險地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其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恃海船請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齊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造或卽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爲一艘募以慣習柁工水梢而充以原額水軍於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艘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給比陸軍加優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過其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一

失備者重究此禦倭之長算也故法不可不厲也三信賞罰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鉤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疏之無益也是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夫荷戈戟戴介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關廂村落委之無可奈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猝然無備猶可諉也腹裏巖都江南奧壤寇非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

邦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土
兵保全境土爲殿最仍敕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
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
兵民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
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
兵之弊陳之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妻子
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啟而
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
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
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
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
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來前不
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系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
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
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卻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
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鎖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
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
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
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懈謹然而散雖悍夫勇
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眾不

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
去雖頗牧操刃賁育執戈莫能濟矣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
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遁如此則
徵兵雖多亦何益哉夫賊非有遠畧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羣聚
爲奸利在貪淫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
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怵盜心故必詳謀而熟計
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
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
何者以公家勢遠而役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
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之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
宜以振作鼓舞之心有術矣乞敕下各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
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
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
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
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
閭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則重
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常有糾集
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隨爲官軍劫
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
報不亦激眾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

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
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
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
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五

臣聞百官不法則言官得而糾劾之言官不言則諸司得而舉正之臣待罪部屬遠在雷都本非議論之司亦識靖共之義況天威不可以屢瀆眾怒不可以再干臣亦何敢越分進言顧見近時朝中議論有大不平而可恨者大抵附臣違主伐異黨同以小人而攻君子則謂之當然以君子而折小人則謂之讒口如陛下之所欲畱則羣起而迫逐之如寇讐陛下之所欲去則曲護而愛惜之如心腹其意陰有所承附而其言大無所顧忌蓋惟知有大臣不知有朝廷惟知有私意不知有公論累時積日未有一人出而直折之臣竊不勝憤懣以爲威福者天子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六

威福也使陛下之所用者果非其人雖十易之何害然而所用者如李植江東之與吳中行沈思孝天下皆知其名不知其有過也使陛下之所怒者果非其罪雖十諍之何害然而所怒者如權奸張居正與削籍大臣高啟愚等天下皆知其罪不知其可矜也夫何試御史孫愈賢蔡系周論劾太僕寺卿李植波及於吳中行沈思孝株連蔓引竝指爲邪至設危言疑事以激怒陛下而科道官齊世臣吳定掎角聲援竝論江東之羊可立不宜奏辨至令中行思孝懼禍引去植與東之可立身蒙大垢又有御史龔懋賢條論時事首引商臣伊尹受命成湯太甲復歸之說以爲張居正比況言涉悖逆其腹心任事二條又明與居

正訟冤而陰爲輔臣行說藏頭遮面冀以熒惑聖聽吏部尙書楊巍覆之言言與罪臣同護字字與宰相聲說外爲渾厚中無分辨此可謂知有君父知有公論哉臣聞私交固者公家危相權重者主勢孤羣下雷同非社稷之福今部院科道之與閣臣可謂同矣僅有儒臣吳中行趙用賢與夫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數人稍自異耳異故難容也臣又聞天下治亂係於君子小人之盛衰易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凡前爲權奸所害而今爲陛下所收者皆賢人君子也近皆以不容而逐退矣中行去矣沈思孝亦必於去矣趙用賢又引疾矣告李植者已三至於陛下行且及於江東之羊可立臣恐諸賢盡逐讒人得志自今以後皆效齊世臣龔懋賢諸人所爲誰復抗勵守高不爲雷同比周以欺陛下者將見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而張居正昔年欺蔽之禍且復見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爲今之計急宜收拾挽回以歸威福於朝斷以正邪莫於今日而後臣紀可明天下可安也臣有三議一曰事權之漸重當議二曰恩賞之太濫當議三曰召對之不廣當議昔太祖高皇帝革中書省罷丞相而以朝廷大政分屬於部院正所以防專權而遏亂源也故當今無宰相之官而輔臣不容有宰相之權先臣李賢對英宗皇帝之言曰六部尙書便是六箇宰相此言最善若今內閣大學士之設止以備顧問參機密而六卿

之事無與焉以故其權未重也一重於嚴嵩猶不過以書刺往來暗行囑託未聞爍金銷骨如今日者臣之所言亦出於匹夫匹婦之心遊談處士之口威勢有所不能抑青史有所不能掩臣知有君父不知有大臣故敢一伸公論以尊朝廷欲求保賢去邪防微杜漸以固萬萬年治安之計而臣身不敢惜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八



臣職前君父不暇言大臣並短一制公論以尊朝廷欲求保賢去邪防微杜漸以固萬萬年治安之計而臣身不敢惜也

臣忝屬春曹見先後堂官倦倦以建儲爲社稷計因遵奉明旨著二十一年舉行諄諄告戒恐有煩激以違聖意今春屆期聞大學士王錫爵單車陸馳兼程赴闕謂錫爵必當首贊建儲對揚成命旣聞錫爵在朝房與部科諸臣言亦以建儲自任且相約以從容委曲事圖必成及二十二日聞錫爵有密揭封進臣本部隨於二十四日具題前旨以請次日復聞御札下閣錫爵在邸手書密揭封繳大小臣工竊意皇上倚任心膂往復商榷慎重大典義無先洩而錫爵不謀同官不咨禮臣默有幹旋無庸僉議建儲大計定在旦夕舉朝忻忻快觀之乃二十六日忽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十九

聞聖諭下部援述祖訓分析嫡長暫虛儲位並建三王舉朝詫愕咸謂前以冊立改期今以冊封改旨前以聒瀆拒言今以文義鉗言不知前旨自十四年以來何以不徵祖訓不念中宮而今日始發之是皇上之微權妙用非錫爵莫能迎合而錫爵此來預窺上意陰陽其說藉口中宮以捐再來之疑附會冊封以邀久相之寵挾智用數是誠何心眾口噴噴謂此事非改於皇上而改之者錫爵也臣實傷之錫爵告君則曰孤介樸忠告人則曰忠君愛國曾不思宗廟社稷係重儲君敵貴耦尊易生猜忌家承乳保各挾私腸母愛子驕炎涼立見忠臣盡輔所宜夙夜在心而乃以一揭了事順指恐後畧無引經證古之敷陳亟

爲調擬傳宣之作用捐昭布之大信貽醞釀之隱憂諛君誤國
安所自解豈錫爵博識多聞見不逮此趙普樞軸再膺遂決帝
意王旦美珠一發旋奉天書今之游登首揆眷錫金綺將無肖
類臣思皇上以密札付錫爵尙資裁度未遽施行儻錫爵能如
范鎮十九上章司馬光六進札子皇上豈不豁然感動而一旦
駕言傳理蔑置成命違信臣民叢惑中外乃至遜宋仁宗獨斷
之明耶臣有以知其不然夫皇上不察舉朝之議與四海之疑
而決策於一相錫爵不顧公論之非與萬世之誥而阿意於一
人冀日豐成不測事涉難言誰敢厲階必尋禍始此則錫爵獨
誤皇上而同事諸臣皆得有辭無曰天下可愚而尊寵常有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二十

奈何猶借聖諭之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二語誇詡已功而尸其
觀望僥倖之謀耶要以祖訓載立嫡之文而先朝多早立庶長
尤爲顯據聖諭存待嫡之厚而中宮實篤愛元子久已著聞長
幼之序本明宜及今示以等威之辨嫡庶之名一定非將來復
有轉移之時卽嫡嗣繼此而生尙可崇其退讓惟諸庶相雄以
逞更有煩於處分前星朗朗天命允歸寰海顛顛人心協向儲
藩蚤決則友敬兼隆兄弟交驩則君親聚順惟我皇上與潞王
殿下同氣藹然恩禮殷渥豈非昔年青宮豫建藩輔已安之大
驗哉臣謂皇上不難改歷年之明旨必不難收今日之新諭無
嫌拂逆在一決斷耳錫爵既能結皇上之特知亦必能定元良

之儲位無委艱難在一挽回耳杜漸防微實關睿慮持經守正
庶免遺譏臣雖卑賤職在禮官與聞宗社之明禋惟願匕鬯之
有主效此悃忱非沽直譽儻因以孚格聖聰鍼砭相業斧鑕自
甘廢棄無憾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甘肅集

甘肅集卷之五
甘肅集卷之六
甘肅集卷之七
甘肅集卷之八
甘肅集卷之九
甘肅集卷之十
甘肅集卷之十一
甘肅集卷之十二
甘肅集卷之十三
甘肅集卷之十四
甘肅集卷之十五
甘肅集卷之十六
甘肅集卷之十七
甘肅集卷之十八
甘肅集卷之十九
甘肅集卷之二十

竊惟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第不測之憂多不生於外而生於內生於外者如水旱盜賊之災強藩驕寇之禍其來也有形而其制禦也猶得隨機設策生於內者如左右近習之奸宮闈凡席之變其來也無形而其制禦也易至倉皇失措故曰涓涓不止流爲江河燄燄不息至於燎原言禍機之所伏也又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言防患之當預也年來災異疊見邊報屢聞推補大僚之疏不下而九列空候補考選之疏不下而言路空推陞司道之疏不下而藩臬空至都察院之印務經月餘而尙無着落畿輔各省之按差屢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催請而杳無音耗紀綱重地激揚重任層越至此皆從來所未有顧其事體雖出非常而幹旋總由轉念在皇上一舉筆閒而已惟是禁門之防衛日疏而不軌之亂萌竊發如近日張差之事實關宗社之安危駭中外之聽觀皇上尙可泄泄而不將諸臣之疏一爲檢發提究乎夫慈慶宮不可入何宮不可入木棍可執何物不可執據其見犯之罪卽時梟首已有餘辜且更多隱伏之情一人處死未爲盡法皇上二十年以前諸臣以建儲之一事爭十餘年來諸臣以之國之一事爭未幾而建儲之事定又未幾而之國之事定斯其神謀睿斷原係皇上所獨持則今日之變起蕭牆而禍生肘腋尤皇上所宜亟翦其見犯且永杜

其將來矣夫諸臣或以瑣屑入告或以風影竇聽宜有以致皇上之厭薄而槩多畱中此何等大事且情形有據又非風影之比若仍懷厭薄而疑之爲不足信皇上之自爲社稷計者其謂之何年來人言藉藉夫都謂天性至情睽違旣久隱伏窺伺實繁有徒宮闈之中當有不測之變故臣初未之信今不幸疑而中矣猶幸社稷有靈謀而未遂故尙得正法以杜將來也且聖衷豈有偏愛而人情實多猜疑其積漸蓋有自來臣請悉其弊福王之就國曾未踰年而騷擾幾半天下固引誘之非人而其隨人撥置之品局已自可見皇上豈不燭照而數計乎乃事關福王者百求而百應事關皇太子者屢叩而屢稽從來驕奢淫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佚多生於寵祿之過而大有爲之事業率從艱難困苦中磨練而成故以姑息爲愛者其愛小而以義方爲愛者其愛深則百求百應似乎以姑息爲愛而屢叩屢稽未必不以義方爲愛也皇上胸中之涇渭固自了然而大小臣工與中外愚民其誰諒之語云雖有良玉弗琢弗成其爲美雖有穎質弗學弗成其爲聖皇太子仁孝聰明令聞固已夙著而詩書禮樂講習未免久停皇上若以義方爲愛不應玩愒乃爾至於誕育東宮之貴妃而贍田不給以得配東宮之郭妃而葬地不擇尤情理所未有中外所共駭者蓋皇上以止慈之人父不無重彼輕此之舉動皇太子以久定之國本未蒙舉此加彼之恩施此在滿朝至子

且求之而莫解其故欲挽之而苦無其術則荆軻聶政之徒乘閒而發者履霜之漸已非朝夕之故矣藉令庭闈之眞愛藹然金華之講讀如故而瞻地擇地等事諸臣屢疏催請者皇上蚤賜檢發何至妄生揣摩漸行毒計大內邃密之中有如此之亂萌哉此正皇上見形察影之時而失今不挽將有滔天燎原之患矣伏乞敕下法司將張差嚴行究鞫併查主使之人一體速正典刑而出閣給田擇地等事速賜檢發舉行至於一切左右防其離閒百凡護衛加意添查俾疑根互釋而亂萌永杜則於皇太子爲止慈於聖母爲止孝於中外臣民又爲止信矣

萬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臣伏讀詔書一款有云一應正務詔內開載未盡者陸續查議條奏其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大哉王言想見皇上勵精圖治宏開言路遠宗堯舜近法列祖臣雖小臣新進世受國恩躬逢聖主龍飛正是攄忱之日謹凜明旨仍條列四款惟皇上採擇焉首曰正士習國有四民惟士稱首以其明綱常知分誼也必朝廷加意愛惜養其氣節後可望其助勳比來士氣漸降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聞廷諍惟日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厥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朝廷論功行賞自有典常卽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五

欲優厚加等官至都督蔭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錦衣遍宗親京堂濫乳臭也先帝聖不自聖每詔旨批答必歸功厥臣而厥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言忠賢姓名以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徧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譽之以舉夔尊之以周孔且皋夔周孔當時亦何嘗有此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使忠賢顧名思義必不願與之合職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以至市臺儒梟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莫此爲甚卽如大工敘功查得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新成祖臨御受賀惟陞營繕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其木瓦匠頭金沂等諸人止授所承

而已而今木匠夫頭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諸臣引馬避路陵轅縉紳其士大夫之戀位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會夫匠之不若矣又如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部務無干而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堂下侍立竟日有識者爲之寒心至若外鎮內臣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有甚於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廷何苦以奴隸待士且重以敕諭森嚴束之使不得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糾官邪者言路之責也近來言官緘默置奸佞於不問如兵部尙書崔呈秀貪橫無恥僅臺臣楊維垣畧疏其槩呈秀之惡罄竹難盡卽以奪情一事言之其在先帝時猶可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藉口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尙復竊據本兵彈射不顧此其意欲何爲耶卽皇上天語煌煌亦曰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是亦不以兵柄假呈秀矣且從來九列未有兼官呈秀初以御史監玉帶左都御史銜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矣尙不棄舊銜更何意乎臣竊料之不過欲藉三臺之威重壓制言官耳旣竊兵柄復擅紀綱其兇鋒可嚮邇耶且奪情舊制原以墨綬視事況熹宗哲皇帝在殯百官常朝猶仍素服而呈秀公然緋袍玉帶坐明轎入衙門安忍無親一至於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爲夫天下有綱常而後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法紀之立乎臣所謂糾官邪者此也何謂安民生則莫如慎刑罰祖宗

設三法司專理刑獄凡自徒流而上必覆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今立枷之法罪狀未明爰書未定而三四日內命已斃矣借名輕刑置人必死豈朝廷立法初意乎皇上體如天之仁稟好生之德當必有惻然不安者臣謂宜一切報罷有罪者必下之法可應斬應絞自有定律何至以未應死之人立斃之桁楊也又如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爲京師五方雜處奸宄易生故以防奸之法止奸而因以止奸之法安民乃一經厥衛則捕風追影株連靡竟其嚴刑酷考有目不忍視口不忍言者更甚立枷之慘目今聖主當陽無幽不燭謂宜亟照先朝舊制以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也國用至此告匱極矣大工興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建以來百方搜括近因先帝陵工又新開事例賣官鬻爵議助議捐大損國體括及胥役加派窮民更非長策語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勳蔭冒濫極矣因一殿工蔭及百執事借一邊功賞及中朝今之籍金吾而佩銀黃者充街塞路此不甚費乎又如廠臣魏忠賢在先帝時士大夫獻諛者倡生祠之說海內效尤在在創立計其費不下百萬忠賢旣以身許國何苦以有用之財靡之無用之役及今變賣尙可得數十萬金臣爲忠賢計宜決出此雖曾奉明旨云經先帝賜額者照舊遵行然以皇上轉圜廠臣救過當不難幡然易慮也臣所謂足國用者此也凡此四端皆明詔宣布之款亦先帝所欲改而未及改之緒畱以待

皇上者皇上毅然立改不惟於天下幸甚亦且於先帝有光此
微臣所以忘出位之禁而願以陳之堯舜之前者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皇土昔皇上赫然立改不惟於天下幸甚亦且於先帝有光此
微臣所以忘出位之禁而願以陳之堯舜之前者

白糧官運疏

明陸清原

臣聞邸報見應天巡撫黃希憲北運當極敝之時一疏奉聖旨白糧僉占滋擾包棍胥役歲滋侵蠹種種積弊委宜釐正奏內照畝均派專官督解及復近裁員缺等議誠裕國便民長策該部速與議覆欽此臣捧讀忭舞有以仰窺皇上之周悉民隱恩覃蔀屋也夫北運至今日而疲困甚矣如僉點之鑽營而漏富坐貧也如包棍之盤踞而誤公蝕私也如抽兌之侵漁而名存實亡也如總協之公費而科派多端也如胥舍之虎視而勒索不休也如船戶之凌詐而逼借無限也如引戶之包納而違制橫加也如漕壓之難越而剝費浩繁也百千艱苦誠有繪圖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五

盡者至逾年以來在在起剝節節提淺一解數年浮費不貲室家如洗性命隨之繩捕魏通判因糧無措而仰藥聶同知續委受事而掛冠官之慘至此民之痛可知今幸應撫詳計聖聽如流特允照畝均派專官督解釐從前之積弊畫百世之長算載在簡編光乎史冊行見蘇松常三郡之遺民欣欣有起色矣但嘉湖與三府其糧派大約相同而罷累亦彼此不異今三郡特蒙官解而嘉湖尙仍民運是受困不與三郡異而受恩未與三郡同當亦聖明所不靳均施者臣備員侍從目擊雨露洪敷而能不爲桑梓請命乎謹比例上陳乞敕該部將嘉湖二府照蘇松常一體議覆官解并移咨撫按確核經久良規庶聖明惠養

窮黎之德意徧滿東南矣抑臣更有請者十三年分嘉湖二府糧解一運三年時日既久起剝復多米之在途者偷竊去其半漚爛去其半彼十二年以前已蒙豁免十四年未經起解亦蒙收折三分獨十三年分介在兩年之間奇荒異苦跋涉到京欲終事而不得仰丐聖明矜憫俯照十四年改折之例量與蘇息在皇上止是改本爲折不虧國課在窮民各得以銀代米生還有日於以再生兩郡非淺鮮也事關民生大計謹瀝誠上告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不日於以再生兩郡非淺鮮也事關民生大情瀝懇補上告
有皇土山皇始本爲世不識區縣亦竟及谷魯以趨爲米土區
於世而不爲兩百望開各辦會無十國乎知世之與學與權自
知世二公賦十二至公不爲兩平之開有荒異苦趨趨隆京
知世二其學爲十二爭以能自樂而發十四年未經起解亦
要三五朝日猶入賦除身發米之致急香翰
東笑此五更百前古十二至公嘉慶一

特請環召舊臣疏

明 陸清原

爲敬因赦過之仁兼冀轉圜之聽以竟臣忠以廣聖德事竊惟
自來公清舊德之臣廢棄之餘彌懷忠耿而英明大度之主磨
勵之典特妙微權是以主臣一德寵辱同恩環召盛事千載流
聲我皇上虛懷樂諫從善如流登罪臣於編管起廢籍于田閒
亦旣不靳不遺矣臣奉欽恤之明綸遍察閩戍矢公矢慎逐一
清理另疏上聞其中如王忠孝之勁骨不折權貴吳澧之慷慨
足以任巨艱蔣暮皆之保津全餉百萬經廷臣共舉及臣前疏
開薦想可望該部核覆至於葉廷秀者抗疏廷諍一段愛人才
愛主德之誠久在睿炤卽其荷戈海上踴涼自苦惟讀書明道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爲歸致主堯舜之學窮落彌貞所祈皇上立除謫籍卽賜登用
其視庸庸瑣瑣隨風俱靡者必相倍蓰也而臣因有進焉皇仁
攸屈何獨闖戍如原任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原任掌河南道
御史張瑄當領袖臺諫之日一以忠君體國爲心闢邪崇正爲
任臣昨歲與之其事見其矯矯羣中巖巖獨立大小臣工皆有
所忌憚而不敢出一妄言萌一妄念一切營私庇奸亂政誤國
之事潛消默奪者不知凡幾矣祇以枚卜一舉失於糾駁蒙恩
論譴而心事光明原荷聖鑒茲困衡已及一期當此時事多艱
中外鼎沸益覺二臣之清剛足以廉立頑懦而忠亮足以宏濟
艱難也並祈皇上一體賜環於以竟忠猷而扶泰運豈尠淺哉

若乃大君子者眾君子之倡也光輔主德表率羣工惟一二大臣是賴故得一大臣而眾臣皆理失一大臣而眾臣皆媮况乎難進易退君子之數恆處其詘株連根蔓小人之數恆處其盈人才消長之關世運剝復之幾甚不可不慎也我皇上勵精圖治公卿率多耆碩近見舊總憲劉宗周舊僉憲金光宸舊司寇徐石麒三臣或以忠直獲愆或以執持受過雖雨露雷霆莫非聖主之賜而宗周之敬君如敬天誠之至也光宸之畏獨如畏眾貞之至也石麒之鏡世如鏡身辨之至也皆數十年磨練數十年培養而後得以應皇上飭憲維風之選乃屈指登庸旋聞報罷何以展素學而竟忠抱耶倘荷皇上垂念老成骨鯁國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楨幹宗周石麒仍賜簡任光宸終制之日復職起用則眾正盈列其襄清時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胥慶無疆矣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况爲皇上耳目之臣凡中朝刑賞之得失用舍之是非原得預參未議臣懷切切無時無地不從君父起念敢以越在海陬而寒蟬是效也謹披瀝上告伏惟聖明鑒擇施行

八本館刊之編世變除其不取不則出廷集士風

大田

大田

大田

題爲藩臬久虛備兵尤急謹合詞請補以濟時艱事臣銜命巡
闈兢兢以察吏爲先務而吏治之大無過賦刑兩端時事孔棘
又莫急於兵食兩項入境以來周咨確覈凡郡邑守令暨佐貳
屬員有能清賦明刑練兵裕餉者培之溉之若護嘉禾有或賦
繁刑虐兵弛餉匱者疏之剔之若剪稂莠然問誰持籌軍國筭
錢穀之總者非藩司乎問誰整肅風猷提刑讞之綱者非臬司
乎而藩臬各有其長尤眾吏之吏也所藉以分寄其察者也顧
可久缺不補哉臣是以前疏彙報缺官而亟亟以監司懸缺爲
請也近見福兵道吳之屏復有興泉道之移矣夫詰戎端賴備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兵而省會尤需顯任則福兵一道縱承平亟資彈壓况時當多
事尤不容旦夕虛者乃今左右布政司及按察司除日久懸卽
八郡監司缺者未除除者未至借材攝篆盡難其所幸提學
副使郭之奇試事已竣暫檄觀兵乃其亮節兼才不惟棧樸化
成亦且旌旗色改旬月以來飭戎弭寇俱不憚躬歷行間勞績
有足多者業經臣等會疏請擢清卿以爲學臣之勸適值今日
狡寇直逼門庭伏戎正在肘腋向之所欲借之奇以爲內庭重
者今不得不借之奇以爲地方重矣蓋優游侍從以備顧問之
清班投畀艱大以試安攘之實事原無軒輊况試之詰戎而能
效卽將來秉鉞之無忝與近日功令慎選清卿以儲督撫之意

亦或有合也臣以察吏之餘仰見皇上權衡中外斟酌緩急之意是敢合詞以請伏乞皇上勅下吏部慎選賢能銓補各缺并將道臣郭之奇優加職銜管福州兵備道事庶官方飭而巖疆亦鞏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八

三



本館代印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北京中華書局發行

天津中華書局發行

當湖文繫卷十九目錄

卷第十九目録

議巡方疏

國朝 陸光旭

請停織造疏

陸光旭

請酌駐防緩急疏

國朝 陸祚蕃

畿輔民情疏

陸隴其

論奪情疏

陸隴其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國朝 朱為弼

請查封禁山疏

朱為弼

當湖文繫初編卷十九目錄

請查直隸被水情形疏

朱為弼

請禁抑阻捐賑疏

朱為弼

請修浚江浙海口壅塞之處疏

朱為弼

請酌籌內外緝捕疏

朱為弼

請鼓勵宗學疏

朱為弼

刑部核議外省立決題稿請復舊章以重民命疏

國朝 陸堯松

議墾水田疏

國朝 徐士芬

議仿製恆升車取水灌田疏

徐士芬

請查辦州縣信任漕胥滋事疏

國朝 吳若準

請飭議經費疏

吳若準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目錄

二



請飭議經費疏

吳若準

議巡方疏

國朝陸光旭

竊惟人臣之義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事君之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若一事也明知其不可而不言此爲徇私明知其不可而不能言且因人之可以爲可此爲畏勢徇私則不得不害公畏勢則不得不背國二者皆臣工中之罪人非盛世所宜有也臣閱邸報竊見近者兩次所議停止巡方一事奉

旨巡方應停應畱必眾議僉同乃可永爲定制二議各持所見何者實爲有益未見詳確事關重大滿漢不得膠執成見務求歸於至當着公同再加詳議畫一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明見萬里所以慎重巡方者至詳至悉且務使滿漢諸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公議允協以爲不易之模也臣意會議諸臣必當仰體

上裁虛公商劑或停或畱務求有利 國家至當不移而後已

乃長安閔傳本月二十六日會議之時主前議者卽得升堂入室安坐從容主後議者惟聽待於二門之外及至發出畫題而議稿已成盈庭嘒嘒不敢爲異卽有二三大臣因公持議亦置之不論不議之間惟出而吁嗟嘆息而已是

皇上曰眾議而諸臣出於獨斷矣

皇上曰僉同而諸臣出於一偏矣

皇上曰不得膠執成見而諸臣之膠執愈甚成見更堅矣巡方

一官何足惜但念

皇上凡一應重大事情無不憑諸臣之會議倘事事如此擅專者罔顧國是而快偏私唯諾者甘徇情面而負君父則天下事尙可言哉臣計今大小諸臣內之所不便者惟言官外之所不便者惟巡方有言官而大奸大惡得以上聞有巡方而汚吏貪官不時參處其爲今日眼中之釘者固非一朝一夕矣而諸臣必欲去之當必有故臣亦何敢深論但今時猶多故九重宵旰彌殷在外所藉以戮力封疆撫綏弭戢者惟撫按是賴督臣總其要而已今一去之後其爲督撫無人互糾貪墨無人參劾欽件無人審理以及贓贖之損國課民隱之難上通利弊之無興革豪蠹之肆晝行皆可不論祇今伏莽未靖饑荒載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二

道兵旅繁興軍需孔亟撫臣專駐省中誰爲佐其不逮而分猷合算親咨利病而密陳機宜是實關天下之安危杞人之慮有不得不念及此也況朝廷之設官非一而獨是巡方一職旣設而屢停亦屢停而屢復停者無不由於下議復者無不出於上裁是

皇上早已洞見巡方之不可停而旋復也亦洞見巡方之必應復而不忍輕停也而諸臣之議停者或偏或公知聖鑒亦早已洞燭矣如以人有不肖也則當去其人何以去其官如以法有未善也則當更其法何以廢其事如曰賄賂可行也則多金如盧慎言固未嘗漏網矣如曰情面可通也則位尊

以裕國節用而亦以省災數善備也如果芻蕘可採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五

請酌駐防緩急疏

國朝陸祚蕃

從來用兵莫先於辨形勢故地當險要必須屯設重兵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無事之地不與焉蓋無事之地多設一兵則要地之兵力反爲之分而又爲之移節往來使士卒有奔命之苦地方有供應之繁則不特兵分而餉亦絀方今征討四出司計者仰屋而籌總計天下正賦雜項錢糧尙虞不給倘能省一無益之兵卽省一必需之餉省一處無益之餉卽可養一處有益之兵此所謂拔本塞源較之紛紛議生議節者相去固甚遠也目下見在用兵之地勦撫兼施請兵增餉不一而足臣書生未諳機宜不敢輕議以瀆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六

宸聽至如江南蘇州一郡地非巖疆好無竊發以言乎濱海之區則崇明有提督矣松江有提督矣以言乎上游之勢則京口有將軍矣江甯有重兵矣何事多此一旅空糜芻茭也撫臣當聞逆初變徽郡未定之時人心風鶴請師暫鎮以防肘腋之虞今浙東漸次底定閩逆不難蕩平而內地州縣依然養兵不用徒令逍遙河上不戰不耕此何爲者也雖向來駐防之兵近日已經調發又旋移京口之兵以實之移上游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督撫身在地方止從一隅起見但天下大勢當權緩急若如此內地而悉煩兵以守之其糜費爲何如哉若謂弭盜安民心須綢繆捍禦則自撫臣管兵以來地方有經制之兵標下

有額設之卒其間材官技士自極一時之選獨不可藉爲守禦之資顧必動煩禁旅耶臣請

皇上敕令該督撫不必以從前題請爲嫌確議應否可撤如需兵進取或楚或閩卽宜就便調發則一轉移閒而兵有實用餉不虛糜未必非籌時節用之一端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小... 未... 必... 非... 籌... 時... 節... 用... 之... 一... 端... 也...
又... 少... 軍... 如... 漢... 延... 明... 宜... 據... 實... 籌... 議... 限... 一... 轉... 移... 閒... 而... 兵... 有... 實... 用... 餉...
士... 難... 各... 補... 實... 濟... 不... 必... 以... 從... 前... 題... 請... 爲... 嫌... 確... 議... 應... 否... 可... 撤... 如... 需...
兵... 進... 取... 或... 楚... 或... 閩... 卽... 宜... 就... 便... 調... 發... 則... 一... 轉... 移... 閒... 而... 兵... 有... 實... 用... 餉...
不... 虛... 糜... 未... 必... 非... 籌... 時... 節... 用... 之... 一... 端... 也...
... 其... 間... 材... 官... 技... 士... 自... 極... 一... 時... 之... 選... 獨... 不... 可... 藉... 爲... 守... 禦...
之... 資... 顧... 必... 動... 煩... 禁... 旅... 耶... 臣... 請... 皇... 上... 敕... 令... 該... 督... 撫... 不... 必... 以... 從... 前... 題... 請... 爲... 嫌... 確... 議... 應... 否... 可... 撤... 如... 需... 兵... 進... 取... 或... 楚... 或... 閩... 卽... 宜... 就... 便... 調... 發... 則... 一... 轉... 移... 閒... 而... 兵... 有... 實... 用... 餉... 不... 虛... 糜... 未... 必... 非... 籌... 時... 節... 用... 之... 一... 端... 也...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 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 聖治

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

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
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
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
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
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八

丞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
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
平定猶未久也而又屢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
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
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
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
被災各州縣內雖閒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
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

論奪情疏

國朝陸隴其

題爲孝道爲萬事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 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開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倣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啟

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定奪但恐眾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效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 睿斷施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一



奏明應靜聽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國朝陸隴其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一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尙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荳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

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闕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三

請查封禁山疏

國朝朱爲弼

爲請

飭查福建江西浙江三省連界之封禁山以收實效以靖地方事竊臣查封禁一山正北接江西廣信府屬之上饒玉山廣豐等縣正東接浙江衢州府屬之江山常山等縣處州府屬之龍泉等縣西南接福建甯府屬之崇安浦城等縣其山周亘七八百里形勢險峻自唐宋以至前明時爲盜賊所踞屢次削平以後必加封守不許逋民闖入是歷代封禁之例綦嚴至

國朝順治年間勒平土寇仍照前制永行封禁雍正乾隆年間有趙殿最陳宏謀兩次建言請開禁山經三省勘明旋寢其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四

夫山以封禁爲名自當嚴禁樵採而各隘口旣分立界址設兵防守該管縣營官弁自應不時巡查不容一人闖入方足以森嚴禁令永杜奸民從入之途以完要塞若仍任居民私開田畝砍伐木植是名爲封禁而實則弛禁矣查從前主議封禁者原爲杜絕奸宄潛藏永固三省藩籬起見至議開者亦因地勢旣廣防範難周與其封禁而有名無實不若開山闢徑設立官兵嚴查保甲轉易鈎稽且有益益是亦不爲無見臣聞此山向有無藉之徒私入伐木作炭於山中建蓋棚座墾種地畝併造作木瓢發出售賣江西福建二省之人較多且山徑至爲深邃地方極爲遼闊奸民一經盤踞其中有地利可以墾種有木植可

資材用而遊食好閒之人所在有之利之所在未有不趨之若鶩者臣又聞山中人路徑自熟可以出入自由而外閒人驟入必致迷徑不復能出是以每遇督撫等飭令防查禁山亦祇能禁止山以內之人暫不外出其兵役人等斷不能入山巡查每年雖有江西福建等省附近之各總兵巡查一次之例不過於山外地方各照所管界內遊歷一遍咨報兵部存案實屬具文虛應故事而已夫以三省交會之地周圍七八百里之廣其中竝無設立官兵駐守彈壓而牟利奸徒招集眾多必至無所不爲不得以現今尙爲安靜無事苟且因循以致日久釀成鉅案也爲治者貴申禁於未弛防患於未然消奸於未萌查此山自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五

乾隆二十一年前江西督撫胡寶瑑查勘奏明永行封禁以來至今已閱六十餘年該撫臣原奏內卽有附近居民棚戶竊入樵採佃種人戶倚傍官山坡崖搭棚居住奸良莫辨等語可知防範之疏由來已久向來祇有環山立禁防守之制若非奉文履勘從不入山再該處界連三省山徑所在皆通此省雖防守尙密不能令彼省之稽察必周况所謂防守尙密者亦祇一時偶嚴總未能歷久不懈且疆界旣別又可彼此推諉事變未形誰肯首發難端凡官弁等無不畏懼處分卽明知必貽異日之患而苟安目前必且多方迴護隱飾臣愚以爲山旣例應封禁自不容藏匿一人開動一區若陽奉陰違禁令日弛現雖視爲

諱靜無關緊要積久將爲逋逃淵藪愈難治矣應

請

旨勅下該三省督撫大臣將禁山以內有無民人潛入及奸匪
逃匿之處彼此會同密行訪查確鑿據實

奏

聞如禁山以內并無一人潛匿居住其燒炭造瓢種地止係附
近禁山以外民人亦應嚴立章程申明例禁以杜影射倘山內
實有民人潛入奸匪逃匿之事查明人數無多易於驅逐擒治
應責成該督撫等遴委妥員設法辦理總須不動聲色毋任激
成事端若潛匿人數衆多一時難以驅治應由該督撫等會籌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六

妥議相度機宜或可查明從前趙殿最陳宏謀等所奏開山之
議變通經理抑或另有良法足以綏靖地方妥爲安插之處詳
細聲明具

奏請

旨惟不得彌縫諱飾貽累將來臣爲備豫不虞起見既有所聞
不敢緘默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禁水師配駕商船疏

國朝
朱爲弼

奏爲請

旨飭禁巡洋水師配駕商船以重緝捕以安商旅事竊查各省設立水師營制各有額設兵船動帑成造以資巡緝如有遭風擊碎沈失及年限已屆損壞不堪駕駛者例准申報請領帑項勒限脩造其脩造不如式不能堅固及違限貽誤者承脩督脩等官均例有處分誠以海洋巡緝船隻爲至要也臣聞各省水師每有將該營額設兵船不行妥爲看守燂洗任其朽壞以致不堪配駕及屆配兵出洋之時則封配商船恣意婪索最爲商民之害此風各省皆有而閩省爲尤甚在昔年舊制戰船重笨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七

每有雇借商船巡洋之事自乾隆六十年嘉慶二十年屢奉聖諭將各省水師戰船悉照商船式樣成造以期得力是該兵等不得復藉口於駕駛不靈矣我

國家設立水師歲糜帑餉給以軍火器械撥以米艇等項大小船隻原以保衛商民也乃水師兵弁適以此爲厲商民之具查近年以來巡洋配撥商船竟有形諸奏牘者卽如本年七月間福建滬尾營守備陳得揚巡緝洋面把總劉高山遇賊傷斃一案該總兵音登額原摺內卽稱配坐添雇吳合成商船一隻商船水手四名被賊戕害等語可知該省水師出洋巡哨封配商船竟是習慣爲常之事恬不爲異試思該商人以貿易爲生自

必不願以船隻受雇募亦必不願以舵水人等涉險難而官兵之所以驅而逼之者亦非必以駕配無船丁舵無人也不過藉此以爲需索斂財之具封配一二商船而其連檣竝楫之各商船必已焚索殆徧然後指其不甘納貲及雖許納貲而不甘多與者強拏配坐且仍飾以和雇之名以驅致於風濤不測之區而爲之將領者率皆縱容包庇不肖者必且染指分肥以爲得計夫以巡緝盜匪保護商民之兵弁而竟爲肆擾商民之事無所顧忌行師紀律之謂何臣愚以爲各省既有額設兵船則巡洋駕配商船實屬有干例禁相應據實

奏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七

聞請

旨勅下各省水師提鎮等屏除積習訓練弁兵實力攻盜以靖海疆其各營額設戰船務須足額堅固嚴行禁止封雇商民船隻母任擾害犯者按律究辦治罪毋稍徇縱則積弊可除而緝捕俱收實效矣

請查直隸被水情形疏

國朝 朱爲弼

奏爲直隸地方被水請

旨勅查辦理事竊查本年五六月間雨澤較多京城附近地方較之嘉慶六年水勢尙小竝不爲害惟聞京城西南一帶如順天府所屬之文安霸州等處直隸保定省城南北及天津河間二府深州冀州等處被水情形較嘉慶六年爲甚其中未必全境成災而各州縣不無被水淹浸之村莊臣悉心訪問各該處來京應順天鄉試士子據稱一路并無車路皆係乘船行走水勢汪洋一片田廬民舍俱在巨浸之中窮黎何所棲身何所餬口一切情狀可想而知地方大吏俱受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十九

簡任深恩日內自必查明尅期奏報臣以爲撫卹災民宜急不宜緩急則實惠均霑稍緩則必致流離失所臣誠恐該地方官以爲現辦撫卹將來必須賑濟賑濟則錢糧必須蠲緩錢糧蠲緩則一切差徭更難派辦因此徘徊觀望藉口確查稽遲時日迨奏報到時而饑饉流亡已復不少臣以爲撫卹與賑濟各不相蒙賑濟則有待於將來撫卹則難延於片刻應請

旨勅下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各委賢員支領經費分赴被水州縣各村莊量給乾糧搭蓋棚廠俾受水窮民目前得以餬口棲身以仰副

聖主拯溺救饑惻隱在抱之至意臣職任京畿且事關民瘼旣

有風聞不敢緘默謹奏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當湖文繫初編

請禁抑阻捐賑疏

國朝 朱爲弼

奏爲請

旨勅禁外省抑阻捐賑積弊以勵善舉以佐民食事竊查本年雨水過多直隸江蘇浙江等省被災較重疊蒙

恩旨賑撫兼施先後發帑不下數百萬兩蠲緩錢糧不可勝計

併

俯准地方大吏所請截留漕糧及借帑採買鄰境米石通商免

稅所以

加惠窮黎者無微不至自可無虞一夫失所惟是

國家經費有常災區之補助無盡以上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則有餘是以我

朝定制凡紳衿士商民人有能於歉歲出資捐賑者聽其經理事竣由督撫核實指數多者題請議敘少者給與匾額誠曠典也查賑卹之事在官胥吏經理未免有冒濫之虞捐輸之舉地方紳士奉行自可絕侵漁之弊況以本地之紳士賑本地之民人則極貧次貧之戶皆所熟悉三鬴四鬴之給罔有不均古者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詩云有矣富人哀此惻獨正謂此也蓋在富民等仰荷

朝廷安全生養

隆恩得以瞻足身家詎甘效奸僮囤積居奇之惡習不思自救

桑梓況乎優敘載之令典蠲賑仍有常經窮民藉富室以益食
富民卽因濟困以榮身詎有不樂輸恐後者伏查乾隆四年

欽定康濟錄所載有勸富豪以助濟施之目誠使地方大小官
吏平日果能實心爲民奉公潔己則當荒歉而餽粟輸貸勸賑
勸糶如鄭之罕宋之樂漢之趙熹宋之韓琦富弼等名臣良法
具在遵而行之捐廉俸以倡之舉憲章以示之擇司事以任之
該富民等具有天良自必雲集響應由省會以至各郡縣由城
市以至鄉村僻壤捐者旣衆所儲必多所給亦必徧救荒權宜
之策此爲最善無如地方官吏等不獨無術以獎勸之而且多
方以阻抑之遇有士商捐賑或抑派富戶勒令捐輸以致擾累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激成上控此其弊一也捏報捐數冒濫議敘此其弊二也以上
二弊地方大吏誠能委任賢能州縣約束嚴明自可杜絕至其
弊之甚者捐賑例須向該布政司衙門呈報該司書吏卽任意
勒索該府州縣書吏亦隨同勒索及至捐賑事竣則指稱料理
部費勒索更甚否則斥駁不爲申詳迨題請議敘到部應由戶
部會同吏兵二部核議書吏等又復勾通索費慾壑未盈或吹
毛索疵往返駁查或指稱成案駁減議敘該士商等以樂施之
義舉受無窮之苦累近年以來地方雖遇歉歲富民等每觀望
不前者職此之由臣伏思本年被災之地較廣受困之民旣多
現距麥秋之間則又尙遠嗷嗷者待舖方殷加以各省常平社

倉積貯大半空虛而一切緊要費用又未能節省當此災歉設
地方州縣一經辦理不善必致奸民乘機挾制官府或糾約窮
民搶掠富戶害有不可勝言者若必待屢請

國帑以爲賑卹在

聖心則有加無已而博濟則堯舜猶難計惟有循例捐賑之典
足爲蠲卹之助要在祛其積弊加之獎勵實亦易於反掌應請
旨勅下現在被災各省督撫凡有地方紳衿士商民人情願捐
輸助賑者聽其呈報無稍留難責令該地方紳士妥爲經理不
得假手胥吏事竣核實請敘如官吏等仍蹈勒捐阻撓積弊按
律嚴懲併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勅下各該部於各省捐賑請敘案件題達到部照例核明無任
胥吏藉詞朦混輾轉指駁庶足以激勸淳風而民生食用旣舒
亦足以仰紓宵旰焦勞於萬一臣爲酌籌民食釐剔弊端起見
謹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修浚江浙海口壅塞之處疏

國朝朱爲弼

奏爲江蘇省海口下游壅塞以致上年江浙兩省均被水患應及時擇要修浚以奠民居以安農業事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竊查上年江蘇浙江兩省因夏秋閒雨澤連旬湖水泛濫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五府太倉一州均被水患以致秋收歉薄民食維艱仰荷

聖恩發帑賑卹復奉

恩旨蠲緩漕糧賞給口糧自可無虞一夫失所惟是南中霪霖時所常有何至以兼旬之雨卽成數郡之災此則江蘇省海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二五

下流壅塞以致浙江省上游均受其困也書言震澤底定震澤者今之太湖跨蘇常湖三府之境受杭嘉湖各府之水匯爲具區由婁江黃浦江吳淞江分疏入海又考書言底定必先以三江旣入者謂尾閭暢流上游自不致停蓄爲患臣訪聞上年浙西諸郡被水由於劉河三泖俱已淤墊三江入海之道不通蘇松之水患橫趨泖澱浙西下流之水口先爲江蘇省各水所佔遂至潰沒四出民田廬舍均被淹沒而嘉湖二府受患獨深水涸獨後者由於長興烏程兩縣之七十二澗半多淤淺太湖倒灌之所致也蓋自積年以來民貪小利而忘大害官顧目前而昧遠圖潮汐往來之區每有坍塌居民利其地可栽蘆葦可築

魚斲久俱變爲膏腴則開田種稻輒報升科居然村落地方官吏利有徵收卽不顧恤有礙行水其有關係水利興作之事或偷減工程或偏治一隅釀患之由洵非一朝夕所致伏念蘇松嘉湖太倉四府一州財賦居天下之半今以水無宣洩偶逢小澇輒以泛溢爲虞所關於國計民生者甚鉅伏查我

朝康熙十年雍正五年乾隆二十八年均奉

諭旨允准借帑濬治劉河吳淞江及今遺蹟尙存涓流尙達若趁水潦未降之時於劉河吳淞及附近太湖一帶確勘情形建議大加疏浚實爲一勞永逸之計卽如上年蘇松太三府州因積水不消經該處官吏紳士等倡議於劉河等處抽溝築壩水勢得以漸消此其明證臣聞東南水利與西北難易迥殊以西北水利之難治現蒙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聖主勅下該省大吏勘履籌畫業已具有章程其東南水利施工較易因循未辦實所未喻臣聞上年冬閒該地方大吏已有商議疏濬派員勘辦之事該督撫等受

恩深重自當卽時奏請辦理乃稽延至今未見奏到轉瞬大雨時行又虞倒灌淹沒田禾廬舍不特錢糧無出又須蠲緩併須請帑賑濟貽害誠非淺鮮如以爲經費不敷有待籌畫其實兩省士民延頸跂踵以待疏浚者半載於茲併有情願捐銀助募

人夫者且普律興修則費自鉅擇要施工則費較省若必俟帑項充裕再議疏治實爲緩不及事誠恐該承辦工員等各存私見議論不同輾轉遷延道謀築室總藉口於籌款又難已於奏辦將必以不可行之事苟爲塞責之請及奉駁飭後則又有所藉詞甚非軫恤民瘼之義查乾隆二十八年前巡撫莊有恭奏准疏挑劉河吳淞江等工借帑僅二十二萬有奇以後案年徵還今雖工料較昂加至一倍應亦裕如況皆民修之工事後攤徵歸款並無損於

國帑總之江省下流疏挑不力卽上游工費亦屬虛糜應請

旨勅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迅卽將何處急宜疏治何處可緩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施工及分段估計應行借帑若干繪圖貼說逐一奏明請

旨興工用以仰副

宵旰辛勤懷保安全之至意臣以事關兩省水道農田旣有見

聞不敢緘默謹奏

請酌籌內外緝捕疏

奏爲酌籌內外緝捕事宜恭摺奏

聖鑒事竊查緝匪安良舊制綦備本無稍有可容懈弛者況本年直隸等省秋收歉薄地方官撫卹未周不免有搶奪訛索等事加以各處盜萌本未盡除奸民可復乘機煽惑若不分別懲治深恐釀成事端此周官荒政十有二所爲終之以除盜賊也京城爲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七

同知均冠以捕盜之銜所管各路千總把總外委等弁共二十餘員所領馬步守飛虎兵共三百五十餘名凡順天府所屬地方盜賊均責成分路躡緝其有竄入京城者准其入城關緝誠以外閒查拏緊急則破案者必多闖入者自少立法至爲周密無如積年以來該同知等僅止核轉所屬刑錢諸務儼然以知府直隸州自居而於緝捕事宜闕焉不講順天府府尹係統轄大員僅爲遙制既無簡稽之事亦無調撥之煩該同知等又復未能約束往往闕額不補或以老弱充數甚至藉名捕賊訛詐兵堡民人者查嘉慶十八年經前兼管府尹劉鏞之等以該弁等承緝案多每呈升轉奏准該弁等能拏獲真賊正盜一名無

論本境鄰封卽銷去承緝疏防處分一案乃行之已屆十年至今則報案愈多銷案絕少現在步軍統領等衙門捕獲積賊逃軍等犯訊供多係外間竄入是該四路官兵緝捕廢弛已可概見若不及時力加整頓則營制幾同空設帑餉實屬虛糜而捕務終難見有起色臣愚昧之見計惟有將各該弁等分別勤惰予以獎罰查其額兵是否足數併將該同知等若何約束稽查之處將老弱者裁汰怠玩者責懲明定規條分定界限責以實力嚴捕庶足以湔除積習應請

旨勅下順天府府尹確實查明妥議具

奏遵行至京城內專司緝捕各衙門務須併力查拏不分畛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無蹈互相推諉之習則畿輔地方庶可日就肅清矣再外省通衢大道往來絡繹理宜嚴密稽查今則汛守空虛追捕不力良民則聽其困乏奸民則任其橫行本境報有劫掠之案置若罔聞所屬聞有窩頓之區漠不動念卽如江蘇淮安徐州等府與山東省接壤之境向爲曳刀兇徒及鹽梟等出沒之所該地方官弁每相率隱忍偷安不顧養癰貽患臣近日訪聞得江蘇省自王家營起至邳州一帶鄰界東省地方本年十月二十日前後行人被盜搶劫及連劫之案卽有數起劫盜類皆塗臉持刀搜括財物或於五更後或於日出時人數多寡不等經各事主等喊控地方官並未拏獲破案臣伏思南北往來孔道而致行

路俱有戒心貽患非淺惟有及早捕治庶可冀驛路無塵郵程
無誤總之窮黎自不容膜視而奸徒斷不可姑容憲請

旨勅下各該省督撫查明飛飭各屬嚴拏究治以清盜源而安
行旅臣爲整飭捕務起見既有所聞不敢緘默謹奏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五



奏爲鼓勵宗潢以宏教育仰祈

聖鑒事竊惟建設左右翼宗學萃宗室子弟教之以

臣奉

國語騎射教之以讀書作文所以養人材而重本支也

命查學未敢疏懈瞻徇一切情形近皆詳悉似宜酌加整頓乃

以深培養而宏教思伏計一年之中曾經按月考課而與考者

頗屬寥寥推其故一則現已及歲雖能文而例應出學一則以

無可獎勵縱應考而僅列虛名是在學者大半幼童而又不能

常川到學卽如本年兩翼錄科共計一百餘名不在學者居多

其在學者亦不過數名而已因思各省設立書院府廳州縣無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處無之凡以育人材而端士習今左右翼宗學擬請仿書院章程於每月各行定期考課責令總副管知會在學及不在學而願考之宗室屆期齊集由查學人員出題面試公同閱卷就文理高下分別等第出榜示知自必歡欣鼓舞人各好學以考列前茅爲榮而不肯自甘暴棄也惟是教育之方考課綦亟而考課之法鼓勵爲先查宗學總管副管向來以品學兼優者充補行走年滿可得主事今若月有課程卽應予以出路擬請以連考三次優等者記名存檔俟本學總管副管缺出仍由管學親王揆名補用俾宗室人員知有鼓勵之途益加奮勉不但實力用功可取科第卽平日按月應課俱有進身之階雖

國家所尤重者清語騎射然澤以詩書亦能變化氣質相觀而
善自不致蕩檢踰閑似於嘉惠宗潢之
至意更無微不至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至意更無微不至矣

善自不致蕩檢踰閑似於嘉惠宗潢之

國家所尤重者清語騎射然澤以詩書亦能變化氣質相觀而

刑部核議外省立決題稿請復舊章以重民命疏

國朝 陸堯松

奏爲刑部核議外省立決題稿請旨飭下部臣仍歸司官手畫以復舊章而重民命仰祈 聖鑒事竊各直省人命重案題報到部有立決監候之不同監候之稿核覆後尙須秋審時分別情實緩決可矜辦理是以僅交堂書吏挨司按期呈畫所謂堂稿也至立決之稿如尋常凌遲斬梟及斬絞立決等項與夫強盜重案俱係司官上堂手畫誠以此等重犯一經該堂官書題則其人之死生已定其應行照覆與駁斥之處原許司官與堂官面商期於平允人命至重不厭求詳此向來辦理章程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臣自嘉慶十九年散館改部十餘年來俱係如此遵辦迨道光五年荷蒙 聖恩簡放貴州副考官差竣回署則此等立決稿件一概併入堂稿俱交書吏呈閱而司官不復上堂手畫矣臣愚以爲現審之案雖笞杖輕罪尙應司官手畫以重刑章卽外省題報斬絞監候案件一人秋審該堂官卽派員司看覆看總看分別情實緩決可矜呈堂議定再奏請 簡派大員會核然後將招冊分送九卿詹事科道定期會同詳核分擬具題請旨定奪如此慎重有例可援而立決之案生死介於呼吸尤重於秋審情實之犯蓋情實或倖免 予勾而立決則萬無生理乃僅假手於書吏呈畫致司官不得與堂官面商縱使情罪無

頗揆諸古人式敬之心殊未允協相應請 旨飭下刑部堂官
嗣後外省題報強盜案件以及尋常凌遲斬梟並斬絞立決等
案仍各該司員上堂手畫以重其事再服制夾簽之案隨意照
覆則死者含冤一經駁斥則生者畢命關係非淺向來亦係司
官手畫似應一併仍照舊章辦理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聖鑒 訓示謹 奏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議墾水田疏

國朝 徐士芬

臣 惟近京開墾水田實

國家萬世之利祇以經費浩繁屢議未果本年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請天津等處增兵六千經兵部議覆奉

旨允准在案伏思屯田一法無事則秉耒有事則荷戈實爲古

人寓兵於農之良策海濱潮淤沃壤宜於種稻今集兵已多又在可墾水田之地以開溝洫實屬衆力易成不煩召募不需經

費不礙訓練且溝涂可以限戎馬之足屯兵可以免坐食之虞

因勢乘便似覺兩有裨益臣見已故萬全縣知縣施彥士現任

東安縣知縣倪承弼有合刊開墾水田圖說一冊緣該二員均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係里居瀕海農家者流故於畫溝開渠之法條分縷析講求水利之說反覆詳明臣謹照式繕繪恭呈

御覽如蒙

允行將來能開成二萬餘頃即可抵南漕之數而南漕折征歲可千餘萬兩漕運各費以前人所言每石八九兩計之可省三千餘萬兩河工經費可節百萬兩且屯兵有田可恃其心更固而養兵之費因之亦省洵萬年至計也抑臣更有請者開闢溝洫兵丁皆所能爲而農事或不能盡嫻現開豫工捐例可否添列開墾水田一條無論現任候補候選及未仕者皆許投効計所墾之畝酌予議敘另爲一班所有雇募農夫及籽種田器皆

由投効之人自備更不必官爲經理兵丁能耕者卽在召募之列未能者亦可隨同學習該處向種蘆葦者准業主改墾水田一體議敘未能者令其賃租於人至王公大臣本已情殷報効今卽於此事宣力似勝於捐貲助餉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祈
皇上聖鑒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姜



凡行刑案能開成一案者... 皇上聖鑒...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臣... 奏... 奉... 旨... 欽此

議仿製恆升車取水灌田疏

國朝 徐士芬

臣竊思北方春雨較遲若設法先為灌漑無論得雨遲早總可一律豐收恭讀

欽定授時通考中有恆升車取水一法凡湖河井水皆能吸取入田且可隨處移用其法用一長筒中施機關以一柱入筒提掣升降即能上水較之南方水車更為便捷仰見當年睿慮精審永可遵循臣於前年謹依製竹筒一具時因竹性易裂未敢率呈茲改製鉛筒一切仍如前法而鉛質堅細修補亦易可以經久業於河井試準似覺易為遇雷雨時以此接濟便與得雨無異謹將樣式送交軍機處進呈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御覽可否

勅下順天府就近試行俟驗準有益再議推廣之處伏候

訓示欽遵其入水大筒現在謹貯澄懷園以備調取理合具摺

陳奏伏乞 天可鑒諭 伏願 聖鑒 謹奏

皇上聖鑒 諭 土水轉之南之水車更靈更捷而具常平

入田且可隨處移用其法用一長筒中施機關以一柱入筒提

掣升降即能上水較之南方水車更為便捷仰見當年

睿慮精審永可遵循

臣於前年謹依製竹筒一具時因竹性易裂未敢率呈茲改製鉛筒一切仍如前法而鉛質堅細修補亦易可以經久業於河井試準似覺易為遇雷雨時以此接濟便與得雨無異謹將樣式送交軍機處進呈

御覽可否

國朝 徐士芬

請查辦州縣信任漕胥滋事疏

國朝 吳若準

奏爲知縣信用漕胥毒斃多命詳稟不實仰祈

聖鑒事竊江南有漕省分不肖州縣信任漕胥用事民間完納漕白錢糧其定數多寡惟漕總之言是聽邇來積弊日甚有增無減以致鄉民抗欠不交州縣催徵不善往往釀成事端近如兩江總督奏參署婁縣陳嘉勳因徵收聚眾滋事一案殊爲可駭臣聞江蘇婁邑七寶地方其鄉種木棉向完白銀每兩需三洋後遞加至三洋五角若照近日洋價核計數已有五千二百五十文之多上年木棉被災收成不及四成詳請之荒俱係漕胥私賣公荒之地仍絲毫未免而其白銀每兩又欲加至四洋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七

時因荒歉大半無力完納乃漕總趙靜甫官名載昌捏名湧捐納縣丞分發安徽於上年七月中託言往省試用退卯卽以其夥伴計湘帆充當實則仍係伊主持所有七寶之白銀經趙靜甫勾通邑中程姓張姓將通圖墊完持串往鄉勒價每兩四洋其時有湯姓聲言如此荒歉何能再加若能照舊尙可完納於是七寶人聞湯姓之言皆延擱不完十一月中公差往鄉捉拏各田戶遂有燒船一事至本年正月閒將湯姓之子金觀拏獲收禁三月二十三日七寶鄉民六七百人到婁縣署中自辰至戌持香叩求釋放湯姓之子稍減白銀之價情願盡行完納時知縣在倉未同一聞此言意欲出示減價免致鬧事而趙靜甫

請飭議經費疏
國朝 吳若準

奏爲請飭議經費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大學言生財正制詳國用均節至計固經世之要圖
已我而朝休養生息二百餘年崇尙節儉戒絕厚斂政務寬大
而左藏未嘗不充自議漏卮而吏務聿興允通商而海禁彌
弛加以河防屢潰粵省未安費用冗繁數幾萬萬至若以中土
之物力供異域之取求類如鴉片等之流行於內紋銀等之偷
漏於外苟其防制無方恐亦菁華易耗是尤今日之言理財者
不可不深長思也臣惟十年以來捐輸頻開正供而外別無長
策 國家成賦除地丁錢漕惟鹽課關稅爲大乃戶口日增何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三

昔稱盛旺者今反滯銷商旅仍通何昔有贏餘者今都虧累豈
有司知肥身家而罔惜帑項歟抑大吏弗任勞怨鉤稽未精而
督徵不嚴歟夫實存者無多而開支則難減侵蝕者如故而報
解則不前通量度支安在其不匱乏也臣聞今歲撥款所出照
常年經費額溢千數百萬兩邇雖西粵卽可蕩平南河迅厝堵
合而善後事宜以及不時之需尙難計料自應寬爲籌備以規
久大而裕庫藏臣伏念窮變則通事豫則立與其支絀於臨時
孰若綢繆於未雨合無仰祈

皇上飭下部臣速行籌及或令廷臣會議將現在每年出入定
數若干儻再加工餉格外需用若干詳細綜覈并檢查乾隆年

開冊檔核其進出多寡之數比較盈虛其無損於民無害於事者何源可開何流可節一一各抒所見悉心講求使美利所歸縱稍形關礙不妨議行如浮費所增卽爲數纖微亦從裁省並諭知直省督撫督同藩司各就地方情形逐事察看斟酌自然之利可興者則興無益之用可汰者則汰一併妥議條款奏聞以備採擇臣非敢務言財因經費久計起見冒昧陳請是否
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曷勝屏營惶悚之至謹奏

當湖文繫初編

卷十九

四

再當分

間以精銳擊非窺窬言博國勝薄大指賦員冒和刺請長

之匪匪與音與興無益之根而於普便於一併妥議於地奏

備賦而音與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

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

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

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音同

當湖文繫卷二十目錄

卷第二十 表 策 條陳 詳文

固原謝賜鏹幣表

明 沈 圻

邊方守令策

明 沈懋孝

名實策

明 趙維震

風俗

國朝 陸隴其

弭盜

陸隴其

海塘策

國朝 陸奎勳

禦寇管見凡十款

明 馮汝弼

揭上軍門

馮汝弼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目錄

時務條陳六款

國朝 陸隴其

請以漢儒大毛公享會奏從祀

文廟詳文

文廟

國朝 陸隴其

請以漢儒大毛公享會奏從祀

文廟第二起詳文

風俗

國朝 陸隴其

名實策

國朝 陸隴其

固原謝賜鏹幣表

國朝 陸隴其

邊方守令策

國朝 陸隴其

風俗

策

策

策

策

當湖文繫卷二十目錄

固原謝賜鏹幣表

明沈圻

竊念臣圻素本書生才乏武畧錢糧兵馬雖有所司制勝折衝實無所與顧羣材之效順偶靖圉之獲功神武本於聖明謨謀出於廊廟發縱指示則總制唐龍而巡撫王堯封等壯其猷猷策出奇則總戎劉文而將士蔣存禮等協其力論功行賞在龍等固宜受賜拜嘉於微臣實愧濫承天恩之普及自揣已分之莫當敢不矢志以竭忠恆圖奮功而報效

當湖文藝初編

卷二十

一

此意惟不於志以敬忠烈圖奮功而報效

卷而宜受賜拜嘉於微臣實愧濫承天恩之普及自揣已分之

莫當敢不矢志以竭忠恆圖奮功而報效

此意惟不於志以敬忠烈圖奮功而報效

卷而宜受賜拜嘉於微臣實愧濫承天恩之普及自揣已分之

莫當敢不矢志以竭忠恆圖奮功而報效

邊方守令策

明 沈懋孝

人知邊事之先擇將而未知邊郡之當擇守令也知賢守令之能治民而未知賢守令之有佐乎邊事也何者兵民一體不可以二視將吏一心不可以異慮自兵民判而情之不相維久矣將自將吏自吏若秦越人不相屬也唯今日爲甚故呼吸之變在斯須而血脈不流貫指臂之勢在一身而肢絡不相通此其病已在不可屈伸之候矣若不及今通其窮達其變邊事積敝而積廢又數十年當如之何更其制使之聯貫破其局使之展布痛疴無所不可救緩急無所不可使邊鋒振軍氣揚旌塵壁壘生光彩豈必盡易其弦轡乎一任人措注之閒而足矣三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二

上兵民不分途卿士之官卽其三軍之帥與其佐帥者耳漢任守令而邊郡未嘗不治兵未嘗不冒矢石而履戎行也有守雲中戰者有守代郡上谷戰者有守鴈門戰者有守渤海戰者或寇聞聲不敢近或刻木肖其人以爲威重者由此觀之漢之邊城守令豈非人主所注心而求公卿所推擇而使者哉以觀今事何如也國家之法大都相制之勢重相維之義輕厚防之使各自爲官守歧分之使各自爲途眇故奸雄不逞固無能翹足而相撼英雄才杰亦何以其膽而成功平居以體貌相承旣如函矢之家各營其業次事急互相推諉又如連棧之物繫絆而莫敢先驅督撫司道徒以文牒空名踞將吏而制其上將所欲

爲問之吏不受焉吏所能爲語以將之事不與知焉司道之臣無能動半縵斗粟以爲措置之方奈何展其一籌哉然又非獨於此也人情樂內地苦邊方利膏腴賤荒漠其捧牒而來握符而治者有罪過徒謫抑鬱不得志者焉有長年白首老于郎署不得不處此者焉有任子他途不白科甲姑榮以冠紳者焉有納貨入仕或託奧援媒利于幕下者焉夫如是則其志之摧頽而莫或振職之苟且而莫或勝其勢旣百有不堪矣而督撫之令下之司道司道之令下之有司動皆昏眊事輒因仍卽以燠休無事猶不能拊循吾民一旦以爲理況能當戎馬晨夕出沒之衝哉故臨敵敗北懦將之罪常居其半而素所防閑闕略撫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御乖方兆釁起侮則不肖有司亦當分任其半矣彼寇之闖出吾物而莫之較也踐躪吾民而莫之詰也出入我城市若無人而莫之察也毆民之急而使去爲波導也毆兵之急而使逃爲彼用也豈獨將之罪乎有司之罪當不可勝陳矣今欲更其制有五議焉凡邊郡必擇才臣而重其選幕府大臣司馬曹郎各舉所知必忠勇才略有聲海內者卽以原官改任而優異之此之謂重其選其邑之小者民寡上瘠者并而附之於大邑使緣邊之郡皆如兩都畿輔之郡力大勢重可以制敵才杰者足以有爲古人所以願得干乘而自試者也此之謂尊其勢旣使治民亦使兼兵兵馬芻糧任便宜而付託之備禦戰守得與司道

一心而策圖焉舉刺之條稍寬文法要以展布所長計成效於
三數年之後此之謂一其權科甲之士有產于秦晉者生長邊
陲者其父兄曾爲邊臣武將者初任以邊邑起家耐其風土諳
曉敵情者隨宜使之此如就輕車趨熟道喜悅而奮於功名決
矣此之謂便其習旣得其才宜其地擇其尤者就而超拜之要
以三載六載課其功能其不任者賞罰必信功罪必明誰敢有
習謾欺而敗公事者此之謂責其實行是五者將見邊郡多良
守邊邑多循令旣收吾民又撫吾兵武將賴之相濟以成功督
府司道賴之令行而事集卽以此儲養邊才之選將來英傑必
紛紛雲起應上之求卽以追古名流令敵人不敢牧馬南嚮一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且塵飛羽馳何至拊髀太息稱頗牧之難乎往年浙閩間困于
倭寇愼擇守令並揀一時才望士以赴之往往著聲績勒功名
倭自是不敢窺浙閩至今賴以爲安故禦寇在擇將人人知之
禦寇在擇有司人未必盡知也敢及禦倭之效於前者贊執事
曰夕任人之策儻亦異日者邊事變通之算也

夫名者造物之所忌而不可以多取也故善處名者以之賓實則可而純盜之則不可盜之而人不知而我偃然託於名則病卽中於名盜之而人知之造物忌之必且決裂其名而後已則禍旋中於身而其甚也或併中之國是故爲人主計莫若採名以收其實而爲士君子計莫若居其實而辭其名辭其名而名不得辭如諸葛武侯輩純以忠誠篤摯之愜自靖獻而千古下人自憑而弔之夫亦何惡於名者而獨怪顧園俊及諸君皎皎然必暴而出之若擊建鼓惟恐人之不我名也則又何怪乎其及禍也然而人主之自爲計則不然朝有好名之臣其所建白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五

往往依於貞亮高明之大節而與穢濁一路相讐雖未必其執誼洵無慚屋漏無疚衾影而吾第收其所依者以佐熙明之運而詘其所仇者以清濁世之穢則雖彼僅以名炫而吾取而用之國家則盡實矣且非獨獲其實也而併可徐消其名何者吾必一一程其實於國家則彼縱有好持議論刻意張皇以自爲名地者而覘我意嚮已在此不在彼則亦必漸反而實接其說之可行與否功之可成與否而向者張皇炫耀之氣自隱隱還而約之平實之地是故人主之善採人名者乃其善消人之名者也其消人之名則以能消其好名之心也且夫人臣而有好名之心亦不可不使之消也吾不能陰操其消之術則必明與

臣構等之形人主而與臣下爭名其究也名必盡歸於下而拒
諫復諫之實盡歸於上至歸於上而有所不堪而於是有奸人
者乘焉動之以攬權之說激之以摧折之威而臣之始好厲名
者究乃成其眞名矣或者又忻之以聞聲之聖而行其煬竈之
奸則主方自以爲專其名而究不獨無名併喪實而國隨之矣
凡此皆不能消臣好名之心而反成之者也雖然善爲國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人主得此法可以消臣之名而亦可與臣以名
人臣得此法可以自令其名而併可成主之名何者人主雖甚
庸庸未嘗不好名而況乎其彊察自用者人臣身事彊察之主
不善韜其鋒穎而砥以口舌之工覲與君博勝於一旦策之下
當湖文鬢初編

卷二十

六

者也夫惟純臣能與君以名而不必專其名斯之爲上如徒曰
有過中求無過而覲之千秋之下此又向者顧厨俊及所羞稱
也臣發此言所以自警也夫臣之爲臣也固欲其主之各同吾人主觀其
其轉而歸於人主豈此言可與哉臣之各同吾人主觀其
凡此皆不惟臣之私心而又有其害於國者臣之各同吾人主觀其
秋頃主式自以爲專其名而究不獨無名併喪實而國隨之矣
善乘其隙以爲奸謀之端激之以摧折之威而臣之始好厲名
者究乃成其眞名矣或者又忻之以聞聲之聖而行其煬竈之
奸則主方自以爲專其名而究不獨無名併喪實而國隨之矣
凡此皆不能消臣好名之心而反成之者也雖然善爲國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人主得此法可以消臣之名而亦可與臣以名
人臣得此法可以自令其名而併可成主之名何者人主雖甚
庸庸未嘗不好名而況乎其彊察自用者人臣身事彊察之主
不善韜其鋒穎而砥以口舌之工覲與君博勝於一旦策之下
當湖文鬢初編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
樸而不侈者則維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
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
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
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
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
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
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
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七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
不膏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
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
迂闊而不暇爲聞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
則其俗之不如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
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如曰吾民不如三代
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
其本原猶未得耶 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
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
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

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柯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旣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八

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謹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於奢儉澆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

之醇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

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薄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九

也

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館閣待行新書賦會餘燦吳嗣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然不愛節內代育不取對影高走管從射共登三代之盛齊朱皇土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

行而

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

之醇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鄭長趨耨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

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菴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

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
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
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
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
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
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
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
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
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
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
以師儒也但在 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
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
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
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
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
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
之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
有之則所謂自作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弗勦者也所謂天降
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
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

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
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脇從撫可有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
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既
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
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間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
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三



我浙東瀕大海其民世食魚鹽之利不啻青齊淮揚近因中小
亶漲沙漸成平陸海潮衝射塘壩崩頽上虞海甯兩邑人民岌
岌乎有蕩析離居之患宜乎督撫大臣相度形勢具疏而入告
有築塘挑淤之舉也夫海潮之大小應乎月而生乎日其日必
再至也是天下之大信也非猶淮黃之水因風以爲動靜者也
若其至秋始大則亦猶之黃河二汛可以先期剋定者也開淤
挑淺儲器以備用分部而督工其事與治河等特於海築塘較
之淮黃形勢大不相侔蓋清淮之弱不敵濁河之強固也而河
水猶可下埽以禦則葦藁有助也石工未固猶可假木櫃以護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三

隄也試觀海門之潮勢若奔馬波如連山逞其怒而東西盪激
元秦定閒用木櫃竹絡無功改用石圍其明徵也今則江海二
流不循故道夏蓋山以西老鹽倉而北均屬最衝卽使排椿加
石猶難保其鞏固矣請因執事之問而臆對之竊以爲塘基之
式陡塘不及坡陁塘也是以柔勝剛之道也而塘身之設直塘
不及凹凸塘也是急脈緩受之道也卽河身之九曲其理勢曷
嘗有異揆哉然而咨之近今者不如稽之在昔觀趙維寰之甯
志備考而知前明海鹽築塘之難較甚甯邑蓋鹽邑之潮直射
塘肋甯邑之潮順塘經行也壘石有縱橫之式下闔上縮內齊
外陂而鎔鐵錠以貫之又有附石之土塘備內之複塘則胡孝

禦寇管見凡十款

明 馮汝弼

一分班伍古人軍政五人爲伍此意最精蓋多則不能相攝少則不能相救也今守城者每班一十一人除班長仍舊總管十人外餘分爲二伍每伍選一人爲伍長另置一旗左管一右管二人四人有違伍長舉發一聚有失五人連坐

一設游兵居民各守其塚一定不可推移至於隨其緩急往來捍禦非游兵不可必選有膽量有勇力而習於戰鬪者此非居民之所能辦當於勇士民壯中求之每城各設二三十人

一衣甲銃炮弓弩鎗刀俱要精利遇賊攻城隨處趨擊倘有意外不測卽時格鬪此可防緩急備非常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五

一防夜攻晝日攻城易於防守黑夜暗攻難以爲備今城上列鐙止可照上不能照下各班之鐙月明不須點照倘黑夜有警則點鐙繫繩懸置城腳之下眾鐙齊照纖毫畢見可以破暗攻之謀矣

一防雨攻晴日攻城易於防禦惟乘天雨人情懈怠此賊乘間抵隙之時尤宜嚴守守城之人必備蓑衣箬帽各班燈籠上下心蓋油紙懸之城下然必先時檢閱完備則臨時不至誤事若雨久人倦許令父子兄弟或家人更番代替

一備坍塌賊至偶有坍塌損若不預備一時不能措手必先多備甌石灰匠及將貓竹片預編成排一遇坍塌先將竹排攔阻

次用游兵銃弩併力捍禦然後輒石等匠眾手齊作頃刻完固可以無虞

一謹盤詰盤詰奸細乃守城第一要務今各門兵快雖有盤詰之名而無盤詰之實每日閉門既久壅積既多一遇放門爭擁亂入縱有奸細亦何由辨縱能辨出彼一時抽刃相加孰能禦之宜於各門外離城二三丈另置木柵各門兵快一半守門一半守柵守柵者先盤詰然後守門者開放其水門外亦置水柵盤詰過每船各給一籤然後守門者驗籤開放如面生可疑之人不許縱入若本地之人不許攔阻庶奸細可防而良民亦甚便矣

常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六

一造甲古人用兵之道先自禦而後攻人今之勇士身率無甲一遇鎗箭卽不能支宜於各人工食內扣除銀兩官爲置造或鐵或紙或皮給以自衛則遇賊無恐

一置銃銃乃守城第一長技今雖置有邊銃等件尙亦未廣宜多造純鐵小銃費亦不多或每人或每伍各給一銃量給火藥賊或臨城各塚之銃一時震發賊必披靡不敢近城矣

一築箭臺城上塚閒止可望前不能望左右亦不能望城腳之一下須於城外靠城每邊築箭臺二三座上下左右一望無遺而銃箭輒石便於施用今海鹽等城俱有之但本縣築城人戶賠貲艱苦合申請錢糧爲之

揭上軍門

明馮汝弼

一節制 海寇之來我軍往往失利者見賊而退故也間有二
三驍勇先登陷陣而後者不繼勢孤力竭橫罹鋒刃深可痛
惜今欲勝賊必使我軍不退昔岳武穆之兵百戰百勝求其
故則滅山易滅岳家軍難也今日之軍望風而靡其故何哉
今之法曰衝鋒者必賞退縮者必誅然衝鋒而無應援必死
於賊退縮者眾勢必不能盡誅是力戰者必無生而奔潰者
未必死又何惑乎其見賊聊退也欲我軍不退必先嚴節制
古者制兵五人爲伍五伍二十五人爲兩一伍五人居前二
伍十人分左右次之又二伍十人分左右又次之每伍相去
十步則疎而可展每臨陣首伍先登左右二伍繼之次左右
二伍又繼之如首伍一人先登而四人不繼則斬四人首伍
五人先登而左右十人不繼則斬十人如此則進有可生之
路退爲必死之地先登者不敢不登後繼者不敢不繼況先
登者有後繼者之援後繼者又有後繼者援之如身運而臂
從臂運而指應千百人如一人其心自固其勢自盛其氣自
倍矣然必先時教練臨時應用否則不教而戰是棄之矣
一設奇 有正兵不可無奇兵必先選敢死之士分爲數隊埋
伏他處賊方與我交鋒而伏兵四起或出其左或出其右或
繞其後彼此夾擊賊倉皇失措勢必潰亂不可復支或謂我

軍素怯莫肯爲伏練在平日用在臨時聞命而不趨及趨命而不勇者處以軍法則孰敢不用命哉賊每以覆覆我軍往往爲其所乘今將何以待之臨賊交鋒四面爲陣先事預防卒有衝突我不爲動彼計無所施矣

一用謀 兵貴用謀兵法多算勝少算不勝今之事勢有可算而謀者賊每出巢穴必虛虛可謀也賊每得志必縱酒色而酣睡睡可謀也賊回必攜吾民載送載送可謀也吾民裔從者多不得已其心不固不固可謀也賊旣滿載各欲自爲前後不相顧不顧可謀也賊屢勝而驕驕可謀也賊雖多實無統領其勢散漫散漫可謀也乘其機會因其勢而利導之皆致勝之道也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九

一選鋒 兵無選鋒曰北今各處客兵及本處水兵不無驍勇出羣者必須另立賞格精選數百人拔其尤驍勇者爲頭目或正兵衝鋒或奇兵埋伏嚴其節制人人奮勇必立奇功

一御將 三軍之命懸於一將將必奮不顧身親臨行陣指揮三軍或前或後或分或合或起或伏孰爲畏縮退避或賞以令或斬以徇則人孰不奮發哉昨金山衛之戰惟瓦氏奮勇陷陣故頗有斬獲而其兵亦不甚損使諸將皆然何憂不勝若兵不知將之遠近將不知兵之後先漫無紀律安得不敗

一正法 天下之至嚴者莫如軍法軍旅主威兵凶戰危苟非

厲法以驅之孰肯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效命於干戈劔戟之叢哉是故威行法立則將無逗留兵無潰亂謀則必克可以搗巢穴可以殲種類禍亂不足平而吾民有更生之望矣

今日之患正在將無紀律兵無節制不設奇不用謀不選鋒不
正法故也率是行之雖合天下之兵決無取勝之理又聞賊中
走回者言柘林之寇擇於五月初十日開洋九月間大舉復至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安
得不復來哉恐其爲害不止今日而已興言及此寢食俱廢惟
執事急圖之以救地方將來無窮之患幸甚幸甚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得不過來...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矣
去回青宮...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矣
今日之患...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矣

必哀...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矣
必險...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矣
必... 矣今大兵四集莫敢誰何志得意滿宴然而出安得不大舉矣

時務條陳六款

國朝 陸隴其

直隸真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甯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陞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遠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卽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勦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蒔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瘕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

開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
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
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視俯育轉眼改
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
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穀五月
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
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
固無可如何今四方甯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
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贖之銀
若干以上年所贖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
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
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閒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
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
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
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早卽成赤土近
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
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
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
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

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甯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旨始准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踊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入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猝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蝕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

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賑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天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闢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十四

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存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

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嘆嘆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鵲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五

將存留欵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尙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甘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旣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

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強以熒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熒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况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有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

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倘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已橐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七

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請以漢儒大毛公亨會奏從祀 文廟詳文

國朝時 樞

爲詳請從祀叩賜核 奏事竊以六經之顯詩居最先四詩之傳毛爲尤善獨守古訓實賴先儒何可飲水而忘源詎容登岸而舍筏大毛公亨者毛氏萇之師也學出孔門生當秦代秉雅言之遺教得卜子之傳經獨勤默誦於隱居免其燔燒於竹帛私爲訓故以俟賢徒明著孟仲子之遺言爰授小毛公而廣詁樹義則甚密羣書無不包河閒獻王致爲尊信毛詩古學自是大彰聿選高才之生廣置博士之職洎乎漢季始隸學官及鄭氏之箋旣行而三家之詩胥晦自此六義常昭乎南雅實以一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人遠紹夫西河夫許爲知道至聖祇引兩辭可與言詩善悟但稱二子蓋以意逆志者由來匪易將守先待後者更屬難能苟非大毛氏之記誦何由避秦炬之焚苟非大毛氏之留貽何由闡毛萇之傳乃讀其書者未溯其人成其功者弗享其報先生跡隱高弟名彰遂使小毛公獨擅千秋從祀兩廡雖君子無求乎表暴而後學難恕乎師承譬諸身衣布帛罔識樹藝之勞口饜饕餮不省釜鬻之利於義誠有未協於情竊有難安恭際聖皇明備之朝儒術昌隆之日馨聞畢達祀典無遺百神受職壯俎豆於河山六籍宏文煥經綸於日月彼夫伏氏傳書配饗者並聞安國高堂習禮耐食者更有后蒼而況詩統羣經詁通

六藝紹聖門之鑿緒開集傳之先聲在小毛氏已久享明禋則大毛公亦似宜並祀將見漢學流傳益明邇事遠事之訓虞廷依永咸登大雅小雅之材是否有當仰冀憲臺俯賜察核會奏上副

熙朝崇儒右文之盛治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事畧

一闕里文獻考子夏傳詩以授曾申曾申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魯人大毛公亨亨授趙人小毛公萇按漢志言三百篇遭秦火而獨存者以其口誦不在竹帛也亨生於秦世乃詩學絕續之交厥功偉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五

一詩譜稱大毛公爲訓故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據此則詩傳明是亨作非萇作鄭康成固言之

一孔氏穎達亦言亨爲詩傳由小毛而題毛詩則是顯署其師姓也或謂毛字是獻王所加以別三家之詩亦係從亨姓也何則以魯詩出於申公齊詩出於轅固曰魯曰齊皆非受詩者之姓是知毛氏不當屬萇

一毛詩不行於西漢故漢書無亨傳自唐貞觀二十一年以卜子毛萇而下二十二人從祀孔廟獨遺毛亨致大毛公久而益晦相沿至今凡說詩引毛傳者皆誤署萇名不知

有亨矣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請以漢儒大毛公亨會奏從祀文廟第二起詳文

國朝時 樞

為詳請從祀叩賜核轉請 奏事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奉撫憲富批餘杭縣訓導時樞詳漢儒大毛公亨請從祀 文

廟一案先儒祔饗 廟廷必其人扶持名教闡揚聖經有裨學

術人心者迺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今大毛公亨請從祀

文廟該學論列各條是否史冊昭著實有可考仰布政司詳稽

經史悉心確核妥議詳候察奪云云等因由府下縣移知過學

奉此卑學遵即詳稽經史均屬確實有據原詳論列各條亦俱

載在典冊其中鄭孔二氏之言詳見毛詩正義尤為昭著可考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謹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內載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元箋

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

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

是為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三十卷漢河間

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

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

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

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

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授趙國

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謹案提要一書經

高宗純皇帝折中定論

聖謨洋洋昭若日月則是大毛公亨者東國醇儒西京碩彥當秦炬燔燒之會正斯文絕續之交不有名賢誰肩道統七葉之

當湖文繫初編

卷二十

三

眞傳賴茲不墜四始之精義由是常昭鄭孔箋疏所自朱呂傳記所宗洵爲扶持名教羽翼聖經其業其功至隆至鉅誤始隋書經籍志漏由唐代貞觀年舛錯一時沿襲千古小毛公在昔久經從祀大毛公迄今未列明禋誠尊經崇儒之闕典也卑學遵奉憲轍詳考典章粵稽秘閣之宏文仰稟

聖人之睿斷是魯國大毛公亨與趙國小毛公萇師弟授受先後續承並爲有功詩教並宜從祀 廟庭核與書祀伏孔禮祀后高先後例案相符除移縣申府外合請轉詳專摺會奏仰副熙朝崇儒右道之盛治



